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六

論語問目答范鵬

問一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得聞之

次之則子貢而耶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步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尚得聞此奥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貫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問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

魯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繫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即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

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横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爲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雅以愚說爲然

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師後素功又是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

子合而引之即以考工之說爲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

答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汚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

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叅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中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爲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眞注疏也朱子旣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蓋此一句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嘵嘵强詞是則不足深詰也

問商正建丑。三統歷之明文也。史記歷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決之。

答索隱曰。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歷議。巴曰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歷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爲殷亦建子。蓋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

歷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歷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歷初不同於歲首如殷是也。唐書一行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艮維之首。殷歷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歷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歷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曹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議曰。漢太初歷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歷初。今改正朔。宜以丑月爲歲首子月爲歷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蓋三統之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紐。所謂斗振天而進。則律始於黃鐘。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統也。若定歷。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

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無所憑以爲部也是亦義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歷初即爲歲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歷則用寅或曰用殷歷則是用子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爲歲首不能以亥爲歷初也

問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戹於陳蔡之閒顏淵尚有問答或者即以是年死然孔子尚在陳或曰已反於衛要之不在魯可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殯之其父何由請車爲槨如謂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于且門人厚葬又何由請之于孔子

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餽祥肉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爲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

答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爲世遠難信者是也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

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疊畫故與二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夢不遠至王肅以爲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

問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

似非即夫子卒之年

答 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予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己丑卒即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況安知其非七十三也

問 甯武子爲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爲邦有道屬文公閻伯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子將中軍而黶如魯乞師鍼爲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匄爲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爲公族大夫季

武子爲司徒而公鉏爲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爲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爲非幸決之

答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爲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戊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宁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

子必從而爲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問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考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即相也故荀子曰孔子爲司徒但魯司空爲孟孫司徒爲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爲小司寇耳不過爲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爲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答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奇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

後也。晉之六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

叔氏為卿則四卿唯是力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中之差别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即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别立宮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

夾谷之相則正孔子爲卿之証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

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豫大事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蓋必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與

問 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間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請明示之

答 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

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

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畧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

問 然則淳于髡謂孟子居三卿之中蔡氏卽以司徒三卿解之是耶否耶七國時似無此三卿也

答 豈特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

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即以爲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皮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況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唯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若蔡氏之言非也

問　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即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是尼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

固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游夏之年皆尚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先生何以定之

答 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推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别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問 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或曰絕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答 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

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即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古史謂孔子曾見楚昭亦無據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惟

是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爲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爲自宋適陳即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所不可信者置之可矣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誤不足詰

問齊桓晉文正譎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宜有各爲剖析者乞示之

答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會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即討太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寗母之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

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追桑榆、又適當楚勢鴟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艷遭楚僇、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名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間、則不過彼善於此、

問

國天縱之、吾丈句讀甚新、但果何出、幸詳示其所自、

答 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大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究過前人者

問 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爲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吾丈不以爲然願聞其說

答 東漢泰山都尉孔伷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兖公以爲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譔所答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

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云者如後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兖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爲即弟子而竹垞誤引兖公之語欲以爲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檀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即以論孟言之已多傅會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爲臣安見其爲子路弟子也厚塟之請安見其爲顏子弟子也一貫之問安見其爲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爲子貢弟子也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間有如此者不足信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亶祀典疑爲鄡單之訛而闕之今乃據唐廣韻注以爲

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兖公之說本難盡信，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為縣所役，褒謂令曰，為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即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

問　坫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邢叔明爾雅疏差為得之，而終未能剖晰詳審，願質之函丈。

答　坫本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襜，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為屏墻，則又是一坫。其累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坫。而累土度物之坫又有三存

兩楹之間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庋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庋圭者何以知庋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即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坫而庋爵庋圭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庋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

西坫。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近於窔者。則東坫也。至屏墻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以外向為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墻之例。是正所謂屏墻也。蓋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爵。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墻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為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坫。強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漫以為累土

之坫爲專在廟中。則旣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坫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旣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墻也。再考廣韻。則葬壇之禮不備而攢塗欑厝。亦謂之坫。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見左傳。故先生以爲傳聞之詞。但子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并不可以言清。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

答。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爲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

叔敖傳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爲傳聞之難信者然孫叔實一爲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爲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說因謂子玉蔿呂臣子上之間

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代其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非執政子文並未罷黜不至降爲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事如知罃之稟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退居於葉亦然然則子文不爲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圍宋之役子文先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証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惟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値晉覇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力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爲仁而於楚則

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大不可問崔杼弑君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强然文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弑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覩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愼守何清之有是又絕不可與蘧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蓋陳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看左氏踪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可以爲其所欺也

問　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定在乞示之

答　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即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

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為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為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所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繫之酈注亦強

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將爲疏証而得之
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卽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爲扞城晉衛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予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

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于趙不待言矣

問謝文節公疊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興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既死始降王而爲公以封微子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疊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答是說也穆堂閣學最賞之以爲足微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爲然澗泉之書今不傳若疊山之取之則固有

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且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閣學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問 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

答 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爲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

問 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禮信正桓公豈自

爲是乎

答　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庭燎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上卿之燕、禮也、雍門等事則居然行之矣、果守禮則雖君強賜之、亦不受也、

問　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於畏水火、如何、

答　集注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注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注馬融之說、集注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

問　微子去之、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是否、

答 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安東谷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即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闇公不知復位之即爲復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郿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問 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其證也然否

答 是屈翁山之言也所引尸子雖佳然檀弓伯高之喪

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

問王厚齋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莫即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先生昨數七十二弟子卒於夫子之前者何以不及顏高是必有說

答厚齋先生考古最覈獨是條稍不審按孔門之顏高

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亞聖與伯魚之死其年至今莫能定況其餘乎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審正矣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是則厚齋之疎也已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七

大學中庸孟子問目答盧鎬 附爾雅

問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只是曲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

答此朱子之說也而寔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發則油然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可以謂

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即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

問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

答以其爲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心齋是說乃其自得之言蓋心齋不甚攷古也而不

知元儒黎立武早言之黎之學私淑於謝艮齋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於郭兼山則是亦程門之緒言也朱子或問雖未嘗直指爲物有本末之物然其曰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極其大則天地古今之變盡於小則一塵一息是即所謂身以內之物曰心曰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國曰天下也蓋語物而返身至於心意知即身而推至於家國天下更何一物之遺者而況先格其本後格其末則自無馳心荒遠與夫一切玩物喪志之病程

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其義已交相發而但以一物不知爲恥者適成其爲陶宏景之說也故心齋論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蕺山先生亦主之淸獻之不以爲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語皆詳之卽以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夫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議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不知爲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

參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留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知，而如陽明所云也，是則格物之說，可互觀而不得也，

問　禮云昭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與昭齒，未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淵列之者，穆與穆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淵列之者，然則又何以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禮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序齒者，故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答　善哉問也，序昭穆，則即序齒，而其中義例尚多，故不能純乎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語焉而不詳，蓋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

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其何以序齒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於魯君之上其何以序齒是皆文成所未及也然則序昭穆之中其條目極多故必別有序齒之法向來無人理會及此

問西河謂燕毛亦兼異姓殊爲異聞然否

答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之禮也。直至既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歸之俎同姓則燕。其說明見楚茨之詩。

問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爲上座。不與衆齒。然否。

答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

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圖爲序而已

問 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祭之說甚佳然則朱子竟以平治二字詁之得無過與

答 均字亦只得詁爲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分國鄉頒軍令是用强國子產之正封洫定廬井是用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嘗說到平治極處

問 身有所忿懥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爲未盡願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答 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所忿懥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必

畏而畏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進而上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戒心。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說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佚游。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目。葢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街上錯路也。

問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孫圉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必有意。而方朴山以爲非。未知誰是。

答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譌

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
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其實粗疏不足依據
即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而稍改其面目然又
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
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
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
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况昭
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
真妄人所造也又叅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
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太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
人及觀李固傳所上疏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懮然爲之能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卽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爲異聞。疏矣。

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文子。司馬子期之子。而不見於內傳。不知卽淮南所云魯陽文子否。所謂

梁者何地

答 是時有三梁曰少梁曰大梁皆非楚地曰南梁則惠王之所與也內傳所謂襲梁及霍即其地也酈道元曰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蓋周之南楚之北也其地尚有魯公陂魯公水又謂之陽人聚秦遷東周君之地然則本周地是時巳入楚但淮南所稱魯陽文子與韓戰麾戈挽日是時安得有韓諸子故多誕妄不足信也子期之子見于內傳者二曰寬曰平

問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子謂義無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朱子謂氣無義則餒呂忠公大懋不然其說而朱子力闢之然考之程子則無是餒也便

是氣無義以爲配則餒故必有事於集義是卽忠公之說也何以朱子不從也如程呂則上下文本一氣如朱子則是兩扇義無氣則餒是別有養氣之功氣無義則餒是雖善養而仍須集義得無失之支乎願求明教

答程呂之言是也自有生之初而言氣本義之所融結而成渾然一物並無事於言配也有生之後不能無害則義漸與氣漓而爲二故必有事於義使之與氣相配是以人合天之說也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

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未自了然不知朱子何以別爲一說以爲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是萬不可通者也故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非之梨洲先生亦非之

問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或謂陽虎當時枋政雖陪臣而儼以大夫自居聖人亦遜以應之夫歌雍反坫臺門旅樹在當時之僭妄固不足怪況陽虎嘗逆節未萌時已欲以璵璠斂季孫不顧改玉之嫌

則其枋國亦又何所忌憚但陽虎即以此來要之聖人必無詘身避禍如陳仲弓之於張讓者非天子無所稽首孟武伯且知之豈孔子而反有愧焉或以周禮除上大夫即正卿外尚有小司徒小司馬諸大夫而左氏有邑大夫家大夫屬大夫論語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之說以曲解陽虎之可稱大夫然小宰以下諸官乃副貳而非家臣又皆以公族居之如臧孫氏施氏子服氏之流若家大夫邑大夫輩則雖冒大夫之名而實則士故必冠之曰家曰邑又安得援大夫之例以臨士而士亦竟俛首以大夫之禮答之者敢問所安

答前說本漳浦蔡氏後說本蕭山毛氏皆非也嘗考小

戴禮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
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
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
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
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
惟誣孔子亦并冤陽虎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
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
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乃至汝漢淮泗
之水道亦悞舉之則此節禮文或隨舉而偶遺所以有
失要之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若孟子
下文謂陽貨先焉得不見亦未能發明孔子之意蓋使

陽貨以大夫之禮來、雖先不見也。孟子才高、於此等不無疏略耳。曾記明徐伯魯禮記集註中。微及此意、而未盡。愚故爲之暢其說。

問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邢卿謂周公以管叔爲弟。管叔以周公爲兄。而朱子更之。如邢卿。則似於孟子之文不順。但先生曰周公自是文王第四子。請言其詳。

答 太史公以周公爲行在第四。是管叔之弟。賈逵以爲行在第七。則并是蔡霍二叔之弟。邢卿以爲行在第三。則是管叔之兄。賈逵所據。蓋左傳富辰所次文昭之序。但富辰之言。似是錯舉。非有先後。如謂實有先後則畢公在十亂之中。毛叔亦奉牧野明水之役。而均少於康

叔聃季萬不可信況如富辰之序是蔡郕霍皆周公兄皐鼬之盟魯衛均在但聞蔡爭長於衛何以不聞爭長於魯是又了然者也然則賈逵之說不問而知其非若史公之與邠卿諒必各有所據然史公與孟子合朱子所以從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爲兄則邠卿恐非矣

問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而孫疏以顏讐由爲顏濁鄒其說誰是

答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裒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讐由即濁鄒孫疏之言

是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犂邱之役然則顔涿聚者顔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

問 梨洲黃氏謂夷羿簒逆之罪滔天何暇屑屑校其師弟之罪況有窮死於寒浞非逢蒙也蓋古司射之官多名羿逢蒙所殺別是一人非夷羿然否

答 孟子不過就所傳聞論之不必及其簒弑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誠有此說然謂有窮死於寒浞以是知其

非逢蒙則又不然王逸注楚辭曰羿田將歸寒促使逢蒙射殺之非明證與左傳曰寒浞使家衆蓋亦指逢蒙也況後世如王莽司馬昭劉裕之徒豈必手自操刃者此等皆所謂無關大義不足深攷者黃氏之學極博是言蓋本之吳斗南然亦有好爲立異之失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弟子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一十八人皆本趙注孫疏乃滕更明有在門之文即趙注亦曰學於孟子而祀典遺之朱子僅取一十三人又去其五願聞其說

答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

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爲然浩生不害孟成括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沿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爲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即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

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卽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於孟子非質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

問　然則先生以告子爲公孫龍子之師者何據

答　是東萊先生之說而厚齋引入漢書藝文志疏證者也蓋以其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馬之問答也孟子殆以其矛刺其盾也

問　告子名不害，見趙注，厚齋又曰告子名勝，誰是。

答　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問　事親從兄之道，孟子以括仁義知禮樂五德，朱子於禮則曰節之密，於樂則曰樂之深，似原未嘗以制作之禮樂言之，故蔡文成公謂足蹈手舞，不必泥在樂字說，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先生以爲不然，何也。

答　蔡氏之說，蓋求合乎朱子，不知其不合於孟子，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

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對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豈必究其極而言之而後見孝弟之無所不包若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

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是愚說足以包文成之說也文成之說未足以包愚說也況朱子亦未嘗謂禮樂祇就虛說也

問 先生之說令人豁然乃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於禮樂之實總未能盡故事親如曾子孟子亦祇曰可也然否

答 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終是本領不到其餘

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値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繁冤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値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曾子閔尚未造乎此

問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

耶則三代以下竟無足語此者矣

答曾閔亦自是造得九分矣曾子以晳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大是不易到此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但校之聖人或尚少差耳

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闞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汶陽其說果何所據

答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

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

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郈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故愼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問爲諸侯憂朱子以爲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注以爲

列國諸侯。梨洲黃氏主古注。若據本文。原不屬天子言。則與上節之爲諸侯度不同。似當以朱子爲是。

答古注之說校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況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愚故謂古注亦不甚異於朱子也。

問社稷變置之說。邠卿但云毀社稷而更置之。則非更

其神也故朱子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則與國君之變置不同孫疏曰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其說異于本注梨洲黃氏主之當何所從

答當以孫疏爲是蓋古人之加罰于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示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于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于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

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后人以其蹶扈之氣責報于天文過于巳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亂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為瀆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其正神則無從易也蓋先王所以設為配食之禮非但為報始已也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為難必藉人鬼之素有功于此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為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有之社以句龍稷以柱與棄是也故梨洲謂郊祀配天固是尊其祖父而亦因其祖父之功德之大足

以與天相通。藉以達其感孚昭格之忱。此實有至理精意焉。然則社稷不能止水旱。又何咎之辭。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辭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尚以爲不可。況其進于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

問　厚齋援唐人李陽冰之說以証朱注。則似變置反以報社稷者。似非孟子所謂變置也。其說如何。

答　厚齋所引陽冰之事。得其半。失其半。按陽冰令縉雲。大旱。告于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

饑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于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厚齋于其未雨以前之事不序則不足以証更置之罰矣陳后山曰句容有盜遷社稷而盜止是則足以証朱注者

問 漢人以禹易社之配宋人以契易稷之配豈亦因水旱而有更置耶其說安在

答 是則妄作也以禹配社猶可以契則謬矣商先公之有功水土者有冥然可以配社不可以配稷

問 左氏昭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蓋亦變置之意也而子產以爲

非是其說與孟子異先生以爲若何

答斬木其實是古禮卽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憑所謂未可輕言之意須知古人于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祀自任者

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其說誰是

答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

乃伊尹之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癡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淸風遠韻。視末世狗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岐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師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于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愚非

致學先儒之疑孟亦因節講之間欲持其論之下耳

問宰我不死於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於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潛邱極稱之而吾丈以爲不然何也

答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闞止之訛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匄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若以賢於

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孔子之卒，高弟蓋多不在，如閔子仲弓漆雕開，皆絕不見，疑其已卒，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則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于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冉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宰我於史記家語，不載其年，雖未知其長於子貢與否，然此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先死又何疑，要之此等事，去古遠，無足深考，潛邱之言，多見其迂。

問孟子在宋，或以爲辟公時，吳禮部據孟子稱之爲王，以爲康王偃也，康王之暴，孟子何以肯見之，故亦有以爲辟公者，然恐以禮部之言爲是。

答 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則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畧

問 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証之所紀畧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卽此事然如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

不相接

答章子見於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于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

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惘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其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過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則誠如賢者所疑威王未嘗與秦交兵前此當秦之獻公正所謂六國以戎狄擯秦之時其後則孝公方有事于攻魏故威王三十六年之中無秦師齊秦之鬭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爲誤編

于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問 京山先生解孟子。謂陳侯周非其名。按之史記。誠然。顧謂周者忠也。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梨洲先生取其說。是否。

答 據史記。則陳侯固不名周。但左傳史記世本諸家所載諸侯之名。異同亦多。如左傳鄭子儀。在史記則曰子嬰。左傳鄭僖公髡頑。史記則曰惲。而小司馬又曰髡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曰突滑。左傳宋景公欒。史記則曰頭曼。漢書古今人表曰兜欒。史記宋王偃。荀子作獻。漢書律歷志魯諸公名尤多殊。班氏以小字附于下。蓋多出世本。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則安在陳侯名周。不又

各有所本可不必深考也至京山訓周爲忠歷証之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小雅皇華篇左傳穀梁傳國語皆有之則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未嘗不可但謂司城是殉陳而死者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愚未敢信也

問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尚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大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答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抄今旁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即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即謂荆公得龍睛曾魯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問爾雅釋言律遹述也郭注以爲叙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答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粵越通詩遹駿有聲注以爲與聿同然則曰粵越聿遹五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爲叙述者是巳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問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漢爲潛江爲沱汝爲濆淮爲滸見於尚書與詩而濟爲濋汶爲瀾洛爲波渦爲洵潁爲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邢疏漏畧不詳

答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即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爲灉當在雷

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誤也若說文以灉爲汳水亦非也江之爲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荊州之沱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湔江而湔爲蜀相開明所鑿酈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則二水爲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師古所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爲潛郎水經之涔水篇然亦尚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爲滸則滸者實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以爲游水汝爲濆郎濆水非河水篇之濆水也一名汾水毛傳誤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尚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

了也而況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爲濋則道元以爲定陶汜水汶之爲瀾道元以爲剛縣闡亭之洸水是亦以瀾之合于闡而言之洛之爲波道元以爲門水潁之爲沙道元以爲濦水唯渦之爲洵但引呂忱之詁而無其地汜水洸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蒗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濦水也

問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卽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魏書有蔡水卽沙水胡梅磵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

問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

答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灊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問論語蕭墻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爲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

答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墻是屏墻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肅字解蕭字亦

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爲廟之屏。故以取蕭爲證。謂援神怒以怵季孫。則其說誕矣。

問 爾雅釋草。鉤芺。據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

答 說文鉤芺。一名苦芺。則是重名。邢疏誤也。

問 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

答 藥地不能審別僞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

經史問答卷七終